



從日本經驗觀察大學社會責任與原鄉地方創生

日本の経験から大学の社会的責任と原住民郷の地方創生を觀察する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Local Revitalization in Aboriginal Communities:
Observatio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Japan

文・圖 | 黃書緯 (台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專案計畫助理教授)

說也奇妙，四體不動的我過去一年都在泰雅的山林裡亂跑。不管是與科教館發酵多樣性計畫的夥伴在新竹尖石與小米方舟團隊學習小米發酵，或是在桃園比亞外部落見習陽光伏特家的太陽光電鋪設專案，甚至跟台大「大學plus」團隊持續在宜蘭南澳與原專班、社區組織的朋友一同摸索移地學習的諸多可能，對從沒接觸過原民議題的我來說，這一年像是補課般要處理許多資訊，卻又在過程中打開許多有趣的思考議題。

在讀博士班的時候，未曾想過後來在大學的教學工作需要在校園之外這麼多不同的場域遊走，但回首這幾年高教現場，以場域為教室、帶學生進社區、解真實



台大師生與南澳高中原專班在金岳部落一同栽種小米。

的問題、提各樣的方案，已經是常見的教學方式。到了近年的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大學不只是教學研究單位，還肩負地方創生的任務。

以大學作為社區知識中心

從政策研究的角度來看，大學社會責任計畫除了是教育部過去幾年相關課程

改造計畫的延續，也參照了日本文部科學省從2013年就開始推動的「地方／知識基地的整備事業（大學COC事業）」與2015年啟動的「大學作為地方／知識基地的地方創生推進事業（COC+）」，試圖以大學作為社區知識中心的功能，一方面強化大學與地方的連

結，協助振興地方並解決地方的問題，另一方面培養在地所需人才，讓學生能留在地方就業。到了2021年，文部省更推出「大學的區域振興人力資源教育計畫建設項目（COC+R）」，由大學、地方公共組織和公司等各種機構合作建立教育課程與資源平台，以培訓該地區所需的人力資源，並整合相關就業項目。以台日兩地政策交流的頻繁程度來看，也許沒多久我們就會看到這類人力資源平台的出現。

在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推動過程中，「原住民部落」毫無意外地成為重中之重。若我們單以「部落」為關鍵字搜尋，第一期計畫有7個與之相關，第二期計畫則有10個，而如果我們細究這些計畫與部落之間的互動方式，或許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強調「地方教育」，像是過去「山地服務隊」的轉型，重點放在協助部落孩童培養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成效、轉變教師與家長觀念，以提高部落對下一代教育的信心。第二類強調的是「地方產業」，試圖從部落特色產品行銷切入，雖然在地方創生大旗下蓬勃發展，但實

際上等計畫結束，誰也說不準會如何。第三類，我以為最為關鍵，但實際上卻少被提及的，是大學作為部落爭議政策的「支援體系」，為土地政策、傳統領域、狩獵議題等政策提供深入研究，即使大學本身就是被質疑的對象，也義無反顧。不難想見，前兩類計畫在短期內可以獲得成效，而我卻以為第三類計畫才是前兩類行動能否永續發展的關鍵。

觀察日本COC+計畫

會這麼說，當然是從日本COC+計畫的執行經驗所觀察到的，只是這次我們得把視角放回地方。日本瀨戶內海島群本來雖著重工業生產

網絡移出而經濟衰退、人口老齡化，近年卻因為瀨戶內海藝術季而成為日本地方創生的示範場域。其中，位在瀨戶內海海域中央的大崎上島，產業以漁業和漁船造船業為主，由於島上多為山坡地，現致力於栽培蜜柑、廣島檸檬等水果。上崎大島自2015年起，為日本COC+的重點區域，包括廣島海事大學等學校都以上崎大島作為學校發展地方議題課程的場域，藉著大學作為社區知識中心的功能，強化大學與地方的連結，協助振興並解決地方的問題，並培養在地所需人才，讓學生能夠留在地方就業。

然而，在廣島海事大學



在新竹尖石學習赤腳翻小米脫粒。



相關計畫結束後，上崎大島町政府不但沒有停止相關政策，反而在2019年提出「教育之島」的發展策略，以町政府為核心，串連地方原有的歷史文化教育，以及大學教育網絡（包括COC+，以及美國Atlantic College的夏季學校），形成從幼稚園到高中一貫的地方學習網絡。這樣一個以地方學習網絡為基礎，結合外部單位跨界學習的夏季學校，一方面延續日本行之有年的「山林學校」，另一方面則接上近年以Minerva大學為代表的「遊牧學習」模式，可說是為地方組織在後COC+時期開啟新的可能。

政府補助是毒藥

畢竟，就像木下齊所說的「政府補助是毒藥」，一個地方創新方案如果不能找到永續發展的經濟模式，單靠政府預算補助延續生命，那終究是曇花一現。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也是如此。地方教育也好、地方產業也罷，如果不能找到一個讓地方

自主成長、解決問題的方式，那等計畫結束，大學撤場，一切恐怕歸於烏有。而台灣原鄉部落與日本地方鄉村的差異更在於，從日治時期以來的國家治理模式在社會網絡與知識體系上削弱了原鄉部落原有的自主學習能力，以致於部落在面對地方創生議題時，不但一遇到問題就會習慣性地向外尋求支援，外界也會習慣以山服視角將部落看作需要支援的弱



在新竹尖石的竹林中向泰雅獵人學習自製餐具。

勢。這種單向開展的實踐模式，將導致部落的實作經驗與在地知識沒有辦法匯流，以致於部落組織工作無法橫向連結，這都降低了部落實踐經驗的社會影響力。因此，地方產業發展只是表象，地方教育模式才是內裡，而部落成員如何在與大學合作的過程中建立起自主的、有機的、持續的地方學習網絡更至關重要。

「反省」的必要性

當然，對於體制教育的反省，一直是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中關鍵的一環，我們也看到一代代的部落青年試圖在有限的資源下，傳承著有活力的行動策略，雖然在行動過程常造成某種緊張關係，卻又是必要的那根刺。而大學團隊在與部落夥伴合作的過程中，恐怕不要只看到「活力」的一面，更要反省「緊張」的那一面。好比說，當我們在與部落獵人走狩獵路徑時，除了在身體上認識到彼此體能落



Timmyan (泰雅族醃肉) 的風味迷人。

差、在知識上讚嘆陷阱的力學智慧，能不能在文化中反省狩獵行為對部落傳承的重要性？又好像，當我們在教導部落青年操作Google Earth等GIS系統以重建傳統領域範圍時，能不能從他們嘻笑練習的飲酒路線、逃學路線中反省他們實際的生活空間與我們的浪漫想像之間有著何等落差，又該如何面對？最重要的是，當我們能不能從原專班教師推動實驗教育的焦慮中警覺到教育現場各種資訊、權力、慾望的流動，其實是相互連結牽動的？

發展「地方學習基地」

大學教育正在轉變，我們從過去的授人與魚，開始轉向教人釣魚，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或許可以更進一步



桃園比亞外部落的Yuhow長者在講解獵人如何製作標記。

反省的，是向部落學習「什麼是魚」。倘若大學能藉著與部落共學而謙卑地反省自己與國家、土地、生態之間的關係，才能真正地改變現存大學與部落的合作模式。畢竟，地方創生的出路不只是觀光旅遊文創商品。部落與學校合作經營「地方學習基地」，一方面能藉著結合

博物館群、在地高中職、地方團體組織，賦予部落未來更多的動能，另一方面也能在協助不同高校師生移地學習、在地研究的過程中創造當地就業機會。至此，大學做為部落在地學習網絡的一份子，將能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並且帶動地方社會的永續發展。◆

作者簡介



黃書緯

台南市永康區人，1974年生。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於2013年9月進入大學教育現場，服務過中山社會系、台大社會系、台大城鄉所等不同單位，參與不同的教育部跨領域教學計劃。主要工作是將設計思考應用在課程設計上，並將課程學生帶出校園的邊界，與政府、社區、新創等不同的相關行動者合作。現為台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專案計畫助理教授。